

汉语文献中的阿曼港口

廉亚明 (Ralph Kauz) *

前 言

宋朝 (960 ~ 1279) 建立以前, 中国的地理学家似乎对印度洋的不同地区兴趣不浓, 不过, 印度洋通往中国的航线可能在汉朝 (公元前 206 ~ 220) 后期就已经建立起来。伊斯兰教兴起前后, 从印度洋西部直接前往中国的航运甚至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人们知道那里的国家叫波斯 (Pars/Fars), 后来被大食 (阿拉伯) 所代替——这是中国史官非常熟悉的一个事实。当宋朝被女真人所迫将都城迁到港口城市杭州, 陆上交通线又部分地被不友好的国家阻断, 他们越来越多地转向海洋, 从此中国逐步成为一个航海大国, 并发展出可能在当时最发达的航海技术。^①

由于人们需要有关这些地区的更详细的知识, 介绍印度洋海岸国家的地理学著作在这一时期需求很大。存世至今的第一部此类著作叫《岭外代答》(1178 年周去非著), 其后有《诸蕃志》(1225 年赵汝适著)。这两部书证实中国学者在这一时期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印度洋的形状和主要地理情况。^② 不过, 对于中国地理学家来说, 他们对较远的印度洋西部的了解并没有像对较

* 作者系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译者李文系波恩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
原文以英文发表于 M. Hoffmann-Ruf and A. Al Salimi (eds.), *Oman and Overseas*, Hildesheim, New York, 2013。

① 参见 J.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4, Physics and Physical Technology, part III, Civil Engineering and Nautics, Cambridge, 1971, p. 379。

② R. Ptak, *Chinesische Wahrnehmungen des Seeraumes vom Südchinesischen Meer bis zur Küste Ostafrikas, ca. 1000 – 1500*, in D. Rothermund and S. Weigelin-Schwiedrzik (eds.), *Der Indische Ozean*, Wien, 2004, pp. 42 – 46.

近的东部地区那样清楚,他们仅仅能区分几个海域^①:东大食海(东阿拉伯海,即今天的阿拉伯海,可能还包括毗连的海湾)、非洲东海岸的西南海,以及西大食海(西阿拉伯海,即今地中海)。这两部书对这些海域的描述仅仅体现在较详细地介绍相关国家、风俗、矿产、植物、动物和其他一些事物。

《诸蕃志》虽然继承了《岭外代答》,但也没有给出更基本的、更新的且广泛的地理信息。尽管如此,作者赵汝适对更远的西方国家还是了解得多一点,因此我们可以更细致地了解一些地方,比如甌蛮^②,这个地区一般被认为和阿曼有关^③,这是记述阿拉伯半岛的汉语文献中第一次提及这一地区。

本文将完全从外部即从中国的角度来看阿曼港口。阿拉伯半岛内部的政治史将不在讨论之列,虽然在一些情况下,它会影响这个地区及其不同港口的命名。如前所说,阿曼在宋代第一次被提到,宋代也标志着中国持续几个世纪的杰出航海时代的开始。当明代(1368~1644)初年的帝国航海壮举于1435年被废止,这一航海时代也正式宣告结束。当然,私人的或非法的航运此后仍在继续,但不如郑和下西洋那么重要,并且没有留下文字记录。本文仅讨论有限的汉语著作中提到的阿曼港口的有关资料,借以粗略地展示中国自宋至明(10~17世纪)对这些地区所掌握的知识。

最早的文献包括地理学著作(如上面提到的《岭外代答》和《诸蕃志》)。这种文献传统持续到元代,元代最有价值的著作是《岛夷志略》(1349)。其后,明代永乐皇帝(1403~1424年在位)几次下令远航印度洋(1405~1433)^④,中国关于这些海域的知识得到了巨大的拓展。很不幸,大部分记录随后被一些官员销毁了,因此只有非常有限的文献被保留

① R. Ptak, *Chinesische Wahrnehmungen des Seeraumes vom Südchinesischen Meer bis zur Küste Ostafrikas*, ca. 1000–1500, in D. Rothermund and S. Weigelin-Schwiedrzik (eds.), *Der Indische Ozean*. Wien, 2004, pp. 43–44; Zhou Qufei (author) and A. Netolitsky (translation, annot.), *Das Ling-wai tai-ta von Chou Ch'ü-fei: eine Landeskunde Südchinas aus dem 12. Jh.* Wiesbaden, 1977, p. 36.

② 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2000,第107~108页。

③ 参见 F. Hirth and W. W. Rockhill (annot., eds.), *Chau Ju-k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entitled Chu-fan-chi*. New York, 1966, p. 133; 陈佳荣、谢方、陆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第1007页。《诸蕃志》中提及一个名为甌蛮的地方,该地是阿拉伯(大食)的属国(Zhao Rushi / Hirth / Rockhill, 第117页; 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第90、96页注26);这或许有误,实际应是指甌蛮。

④ 最后一次事实上是由明宣德帝(1426~1435年在位)下令远航的。

下来。^① 不过，其他一些著作给我们提供了有关阿曼的信息，人们还可以进一步研究明代的基本历史资料如《明实录》《明史》，此外还有地理学著作，如《大明一统志》。其他不同类型的资料如地图也提供了关于阿曼及其港口的信息，特别是收录在茅元仪《武备志》中的《郑和航海图》。

一 宋元文献关于阿曼的记载

上文已经提到，在《岭外代答》中没有关于阿曼的任何介绍，仅在几十年后成书的《诸蕃志》中有提及。Hirth 和 Rockhill 两位学者认为甕蛮就是阿曼，因为它们语音相近，对该地的描述也可作为依据。^② 他们认为对甕蛮的描述与勿拔（Wuba）相似。《诸蕃志》中有一小条目提及勿拔，可能与米尔巴特（Mirbat）或苏哈尔（Suhar）有关。^③ 关于勿拔，书中写道：“边海有路道可到大食，王紫棠色，缠头衣衫，遵大食教度为事。”^④ 关于甕蛮的条目则较为详细，从中我们可以了解有关服饰、食物（羊肉、羊奶、鱼和蔬菜）和出口物品（马、珍珠和枣）的情况。这些信息肯定地指出甕蛮就是阿曼，地名的音译也证实了我们的看法。

有必要指出，《诸蕃志》是唯一将阿曼作为一个国家来提及的汉语文献。后来所有文献提到并描述的都是今天阿曼的一部分，而不是整个阿曼国家。这反映出赵汝适的记载是对这一地区全景式的展示，而不是对不同地区的细节进行描绘。唯一例外的是勿拔，它有米尔巴特和苏哈尔两个不同的身份。

在晚于《诸蕃志》一个多世纪写成的《岛夷志略》中，地区的名称有时很难辨别。例如，很难找到甘埋里和忽鲁姆斯（Hormuz）在语音上的相似点，或者在汉译文本中找到这个波斯港口的历史名称，即便汪大渊的描述已经指向这个著名的港口。^⑤ 汪大渊曾到过这片海域，他把印度洋划分为

① E. L. Dreyer, *Zheng He: China and the Ocean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1405 – 1433*, New York, 2007, pp. 172 – 175.

② Zhao Rushi / Hirth / Rockhill, 1966, p. 133.

③ 不同的地名参见 Zhao Rushi / Hirth / Rockhill, p. 130; 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2000，第104页。

④ Zhao Rushi / Hirth / Rockhill, p. 130; 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第104页。

⑤ R. Kauz and R. Ptak, “Hormuz in Yuan and Ming Sources,”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88 (2001), pp. 39 – 44.

东、西两半,西部从苏门答腊(Sumatra)地区开始。这部分包括大朗洋(马纳尔湾,Gulf of Mannar),也许还有其西部的一些地区以及国王海(可能就是红海)。^①

现在我们来讨论阿曼水域。很遗憾,《岛夷志略》没有给出阿拉伯半岛港口的任何详细信息。虽然我们知道这一地区或更西边的一些地方,但只有天堂(Mecca)、波斯离(Basra)、麻呵斯离(Mosul)和忽鲁姆斯基本可以确认,其他仍有争议。^②有一个很小的可能性,哩伽塔就是马斯喀特(Masqat),第一个音节li(哩)被看作是汉字“嘿”(读为mo)的误写。但是《岛夷志略》对这里的描写与这一推断相矛盾“以牛乳为食”,“酿黍为酒”,“气候秋热而夏凉”,“地产青琅玕、珊瑚树”^③。这些描写与后面对南阿拉伯海海岸的描写不符,因此我们更倾向于去非洲找哩伽塔。

二 明代文献所记祖法儿、刺撒

当明永乐皇帝1405年命令海军统领、太监郑和领导七下西洋的第一次远航,这片海洋和邻近的国家就引起了永乐皇帝的兴趣。很不幸,如上文所言,很多资料后来被毁掉,人们只能看到1433年下西洋被禁止后尚存的资料。但我们仍然拥有远行者的三本著作,他们参加了郑和的几次航海,对到过或听说过的不同地区,各自留下了极有价值的记录:马欢的《瀛涯胜览》(一般标为写于1433年)、费信的《星槎胜览》(序言作于1436年)、巩珍的《西洋番国志》(序言作于1434年)。由于最后一部著作非常类似马欢的《瀛涯胜览》,故下文将对马欢与费信的书进行讨论。

在我们讨论这两本明代著作所描绘的阿曼地区前,先简短地讨论一下郑和船队前往西印度洋的主要航线。前三次航海(1405~1407、1407~1409、

① R. Ptak, *Chinesische Wahrnehmungen des Seeraumes vom Südchinesischen Meer bis zur Küste Ostafrikas*, pp. 47-48; 汪大渊著,苏继庠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2000,第287、349~352页; Liu Yingsheng, "Wang Dayuan's Voyage to the Eastern Ocean: A Study on the Concept of Eastern and Western Ocean an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Concept Created," in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56 (2002), pp. 37-38.

② W. W. Rockhill, "Notes on the Relations and Trade of China with the Archipelago and the Coasts of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oung Pao*, 16, 1916, pp. 67-68; 汪大渊著,苏继庠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2000,第300~304、352~355、369~373页。

③ W. W. Rockhill, "Notes on the Relations and Trade of China," pp. 624-625; 汪大渊著,苏继庠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2000,第349页。

1409 ~ 1411) 的目标只是印度南部,后来的四次(1413 ~ 1415、1417 ~ 1419、1421 ~ 1422、1431 ~ 1433) 到达了更远的西部。后四次下西洋的主要目标是这一时期西印度洋的主要港口——忽鲁姆斯。忽鲁姆斯在明代航海计划中的重要性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到: 当列出这一地区的地名时,忽鲁姆斯经常排在第一位,有时我们甚至读到“忽鲁姆斯和其他地方”^①。忽鲁姆斯在下西洋行动中地位的重要,最有力的证据可能存在于《郑和航海图》(这幅地图展示了郑和的航海计划) 中,在该图中忽鲁姆斯被视为中国通往西方航线的最后目的地。^②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船只没有经过或进入阿曼的港口。

首先,中国船队也有沿着南阿拉伯海海岸前往亚丁(Aden) 的次要航线——在最后一次航程中——甚至到达了红海港口吉达(Jidda)。他们驶向东非海岸时也是沿着这条航线。其次,就像马欢指出的,根据《郑和航海图》^③,在从卡利卡特(Calicut) 前往忽鲁姆斯的行程中,中国船队也到了阿曼的几个地方: 主要的航行方向不是忽鲁姆斯,而是其姊妹城市加刺哈(Qalhat),在到达忽鲁姆斯之前他们去了迭微(Tiwi)、古里牙(Quraiyat)、麻实吉(Muscat)、龟屿(Fahl Islet)、亚束灾记屿(Daimaniyat Islands) 和撒刺抹屿(As-Salama)。当他们沿西印度洋海岸航行,在重新到达忽鲁姆斯前,他们也到了都里马新当(Ras Masandam)。

可惜在马欢的记载中没有反映出众多的阿曼港口,他只描绘了在次要航线中才可以到达的一个地方: 祖法儿或佐法儿(Dhufar)。^④ 马欢的记载开始于从印度港口卡利卡特出发的航行手册,他对这个没有城墙的城市进行了简单介绍。随后马欢提到伊斯兰化的国王和百姓的信仰,以及人们一般的形象。在介绍当地珍珠和动物等物产之前,马欢还介绍了国王和百姓的服饰及礼拜仪式。航行手册的结尾则介绍了当地钱币和中国使者彬彬有礼的告别场面。

马欢是一个穆斯林,他对所有伊斯兰国家的描述都洋溢着赞赏之情。因此祖法儿也被描绘成一个相对而言文化悠久而且经济发达的国家。国王和人

① R. Kauz and R. Ptak, “Hormuz in Yuan and Ming Sources,”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88 (2001), pp. 46–53.

② 向达整理《郑和航海图》,中华书局,2000,第40页。

③ Ma Huan (author), Mills, J. V. G. (tr., ed.), *Ying-ya Sheng-lan. 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n's Shores* [1433], Cambridge, 1971, p. 25.

④ Ma Huan / Mills, pp. 151–153; 马欢著,万明校注《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海洋出版社,2005,第76~80页。

民是文明的,他们以最友好的姿态来迎接中国使者。

费信很可能不是一个穆斯林,但他也是以赞许的目光来看待他所能到达的伊斯兰国家,据他自己所说,他四次跟随郑和下西洋。^① 他的著作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记录他自己到过的地方,第二部分是他听说过的地方。令人惊奇的是,他在这两个不同的部分中分别提到了今阿曼的两个地方:刺撒(这是他到过的)、祖法儿(这是他未能到达的)。他怎么可能只参观了一个港口而没有看见另外一个港口呢?刺撒被确认为是接近穆卡拉(Ras Mukalla)的一个地方,而不是与波斯湾西南部的哈萨绿洲(Al-Hasa)有关。^②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并不能作出回答。

他对刺撒的描写非常简短,也没有对该地究竟位于何处给出进一步的提示。^③ 我们读到这些内容“倚海而居,土石为城。连山广地,草木不生,牛、羊、驼、马皆食鱼干。”尽管如此,他记载称建筑物为多层结构,此点显示该城市位于哈德拉毛(Hadramawt)海岸。这个简短记述的结尾,是关于该地物产(龙涎香、乳香、千里骆驼)及可以在刺撒交易的商品的描述。

与马欢的描述相反,费信说祖法儿有城墙。^④ 这里也只有鱼干可吃。他还描述了人们的服装(妇女遮着头和脸)和诚实的社会风气。最后,我们又读到了有关物产和祖法儿商品交易的情况。

《明实录》提供了关于郑和所到之地和那些地区的来使的编年资料。不过,因为只有主要的地区才被认为值得详细介绍,所以关于来使,我们只能看到15世纪早期从刺撒和祖法儿来中国的使团的情况^⑤: 1416年11月19日(只有刺撒前来,11月26日赐宴,12月28日离开),1421年2月26日(进贡和宴会),1423年10月24日(由印度洋很多国家组成的一个有1200人的船队前来),1430年6月29日(只有祖法儿前来),1433年9月14日(只有祖法儿前来,1433年10月3日赏赐礼物,1436年8月11日离开)。

① Fei Xin (author), Mills, J. V. G. (tr.), Ptak, R. (rev., annot., ed.), *Hsing-ch'á sheng-lan. 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Star Raft*, Wiesbaden, 1996, p. 29.

② Ibid., p. 72, n. 201; 关于刺撒的位置问题亦见 Ma Huan / Mills, pp. 347–348。

③ Fei Xin (author), Mills, J. V. G. (tr.), Ptak, R. (rev., annot., ed.), *Hsing-ch'á sheng-lan. 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Star Raft*, Wiesbaden, 1996, p. 72.

④ Ibid., pp. 99–100.

⑤ Geoff Wade, *Southeast Asia in the Mingshi-lu, An Open Access Source*, 2005 (<http://eprints.nus.edu.sg/msl/place/>).

这些条目提供的基本信息是，建立与阿曼港口和很多其他国家的关系，大多是由明代早期的航海计划实施的。我们不知道这些关系在航海计划废除以后是否还继续维持，只能推测非官方的联系还在继续，但是这些人不再享有进入宫廷的资格。

明代的官方地理学著作《大明一统志》（成书于1461年），关于祖法儿只有极短的一条记录：使者在永乐朝来到中国，并列出了该地特产。^①在清朝编纂的《明史》中，关于祖法儿和刺撒有较多的介绍，但它们是以《明实录》和马欢及其同仁的书为基础编写而成的。^②

远东地图学的一个最重要的成就是朝鲜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简称《混一图》），这是历代国家、首都的综合地区地形图。这张地图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日本学者宫纪子（Miya Noriko）、杉山正明（Sugiyama Masaaki）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③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杉山正明的研究，他辨识出了这张地图中西部地区的很多地名。这张地图的四件复制品可能还保存在日本，最重要的一张（1470年复制）收藏于龙谷大学（Ryūkoku University）图书馆，另一张（1673~1680年复制）收藏在岛原市（Shimabara）的本光寺（the Honkō Temple）。

在此简要地介绍一下《混一图》的历史。它的来源应该追溯到两张中国地图，即由李泽民（1330年前后）和清浚（1370年前后）绘制的地图。这两张地图由朝鲜大使金士衡带回朝鲜，其后它们被李荃和权近于1402年组合成一张新的地图——《混一图》。^④目前还不清楚这张地图是怎样到达日本的。明代早期绘制的《大明混一图》应该与这张《混一图》有密切的关系。

由于中东是关注的焦点，本文因而仅说明地图的西边部分（见图1）。我们能辨认出阿拉伯半岛、红海和波斯湾；可以发现位于今伊拉克、伊朗及其邻近地区的一大批地名（杉山正明只辨认出少数几个），但这些地名不是在阿

① 李贤《大明一统志》卷90，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第5566页。

② 张廷玉《明史》卷326，中华书局，1995，第8448、8451页。

③ 宫纪子《〈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への道—14世紀四明地方の“知”の行方》，《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第487~651页；藤井謙治、杉山正明、金田章裕主编《大地の肖像—絵図・地図が語る世界》，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7，第54~69页。

④ W. Fuchs, *The “Mongol Atlas” of China by Chu Ssu-pen and the Kuang-Yu-T’u*, Peiping, 1946, pp. 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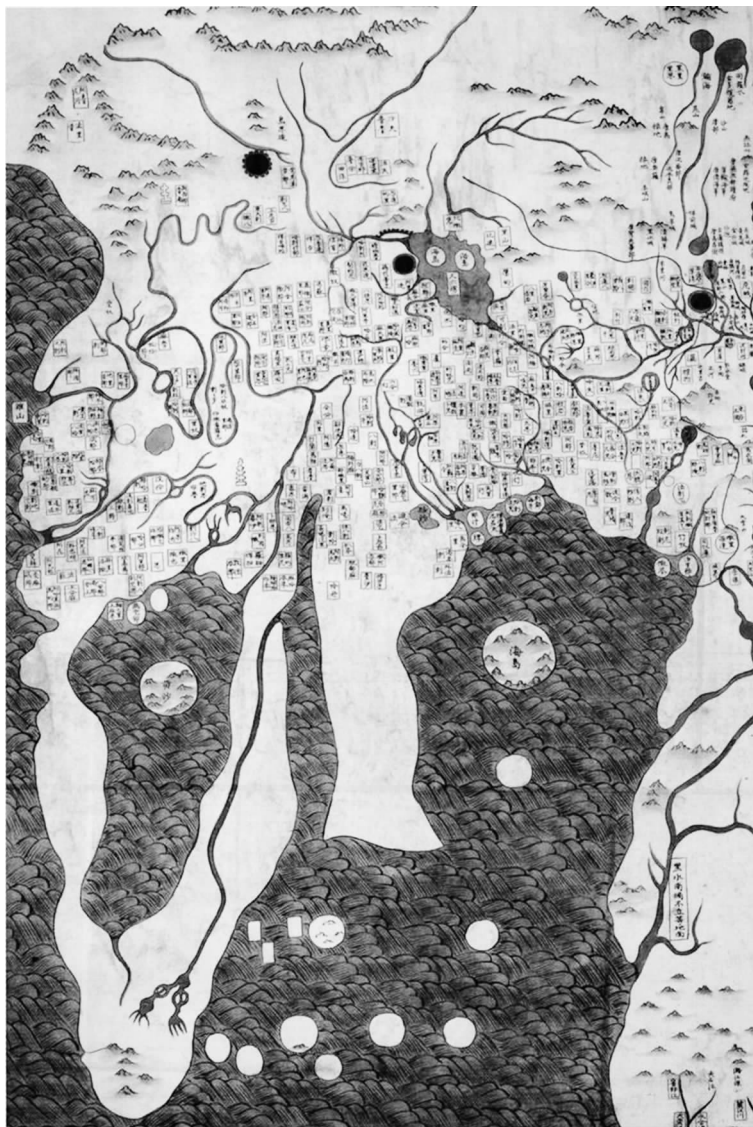


图1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西边部分 (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藏)

拉伯半岛, 半岛的南部地区完全是空白。跟对面的印度北部一样, 阿拉伯的重要城市被远远地放在半岛的北部; 哈丹 (Aden)^① 几乎在海的最北端, 其他的地区如马噶 (Mecca) 和台伊 (Tā'if) ——两者相距大约 70 公里——

^① 所有地名依据杉山正明主编《大地的肖像》, 第 58 ~ 59 页。

被标示为与哈丹相距不远, 尽管哈丹与它们的直线距离超过 1000 公里。《混一图》对于阿拉伯半岛、红海、波斯湾和阿拉伯海的描绘很不精确。图中这个地区另一个惊人的特征是波斯湾被极大地扩大了; 一个又大又圆的岛被画在辽阔的大海中间, 但只简单地称为“海岛”。这是什么岛? ——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吗? 是基什 (Qish), 还是忽鲁姆斯, 也可能是索科特拉 (Soqatra)? 根据现有的知识我们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该图对于波斯湾的大小和形状的描绘, 不同于同时代的任何地图, 这也许一定程度地符合 al-Ishtakhri 的制图观念, 他在 10 世纪绘制的地图中把波斯湾扩展到整个印度洋。^① 下列地方可以在《混一图》中找到: 哈拉法克 (Khārḳ?), 失里行 (Sīrāf?), 失刺思 (Shīrāz)、班 (Bam)、起没满 (Kirmān) 和外法刺 (Dhufār?)。^② 杉山正明辨认出的很多地名都能在地图上发现, 但这一时期商业和海事中心——基什和忽鲁姆斯却不在其中 (见图 2), 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研究不够深入。

借助上文已经提到的《郑和航海图》, 我们可以对问题作更深入的了解。《郑和航海图》收录在一部叫《武备志》(茅元仪著, 前言作于 1621 年) 的军事著作中。^③ 不过,《郑和航海图》其实来源于郑和及全体船员的经历, 它使人们对明代早期帝国水手的知识水平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另外, 除了一路上不同的地名以外, 它也给出了航行的方向, 我们能看到最西边的航向都指向加刺哈, 尽管最后的目的地是忽鲁姆斯 (见图 3、图 4、图 5、图 6)。这些船在阿曼的港口停留过吗? 还是仅仅经过? 在阿曼的海岸线上, 该图列出了一大批地名。^④ 这表明, 中国在 15 世纪初已经对阿曼的地理情况有了相当全面的认识。同时, 这些地区甚至可能已经欢迎过沿着阿曼海岸前往哈丹或者非洲的中国船只。

最后, 还要提及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学种类。明代后期以各种类型小说的繁荣而著称。其中, 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简称《西洋记》) 以一种富于幻想的方式叙述了郑和下西洋的经过。尽管如此, 作者罗懋登的

① F. Sezgin, *Geschichte des arabischen Schrifttums*, Vol. 12: *Mathematische Geographie und Kartographie im Islam und ihr Fortleben im Abendland: Kartenband*, Frankfurt, 2000, Vol. 12, p. 31, No. 10, 28.

② 所有地名依据杉山正明主编《大地的肖像》, 第 58 ~ 59 页。

③ 关于《武备志》, 参见 Ma Huan / Mills, pp. 236 - 302. 8。

④ 这批地名参见 Ma Huan / Mills, pp. 298 - 299。



图2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波斯湾部分 (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藏)

创作不论取材于已知还是未知的材料, 都能提供明代时期关于那些遥远国度的知识。小说的内容在此不作详细介绍。^① 不过应该注意, 罗懋登通过在他的小说中插入刺撒和祖法儿的相关描述, 并对他读到或听到的故事进行艺术加工, 反映了明代人们对这两个阿曼港口的一般认识。^②

① 参见 R. Ptak, *Cheng Hos Abenteuer im Drama und Roman der Ming-Zeit*, Stuttgart, 1986, in Shi Ping and R. Ptak (eds.), *Studien zum Roman Sanbao taijian Xiyang ji tongsu yanyi*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之研究》), Wiesbaden, 2011.

② 参见 R. Kauz, *Islamische Länder und Regionen im "Xiyang ji"*: Lasa, Dhofar, Hormuz und Aden, in Shi Ping and R. Ptak (eds.), *Studien zum Roman Sanbao taijian Xiyang ji tongsu yanyi*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之研究》), Wiesbaden, 2011, pp. 55 - 69.



图3 《郑和航海图》(局部)

在本文结尾，我们简短地讨论一下《西洋记》中的一个奇特部分。在这部小说里，王明是个有能耐的人物，他不仅能够空中飞翔，而且会说外语。当他来到祖法儿，他好奇地观察到：

王明偏仔细看看儿，只见女人头上有戴三个角儿的，有戴五个角儿的，甚至有戴十个角儿的。王明心说道：“这却也是个异事。”又装成个番话来，问说道：“女人头上这些角儿不太多了？”番子说道：“不多。有三个丈夫的，戴三个角。有五个丈夫的，就戴五个角。既是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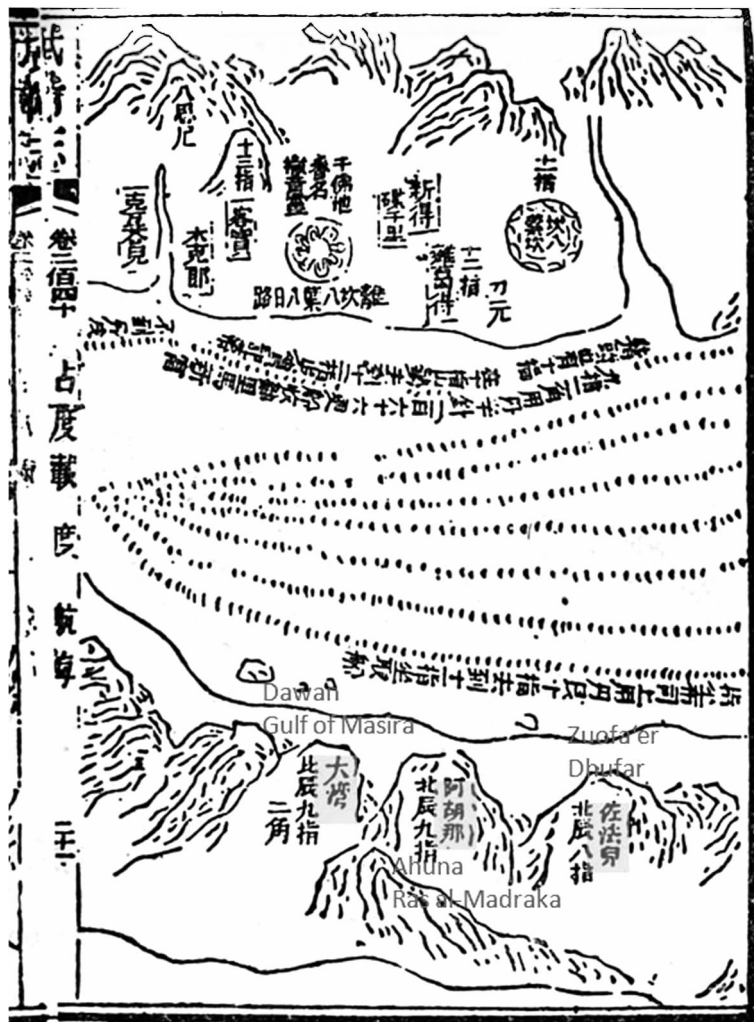


图4 《郑和航海图》(局部)

个丈夫的，少不得戴十个角，终不然替别人戴哩！”……

番子道：“你小时节忘怀了。我国中男子多，女人少，故此兄弟伙里，大家合着一个老婆。若没兄弟，就与人结拜做兄弟，不然哪里去讨个婆娘。”王明心里想道：“新闻！新闻！这是夷狄之道，不可为训。”^①

——第七十八回 《宝船经过刺撒国 宝船经过祖法国》

① 罗懋登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1006~100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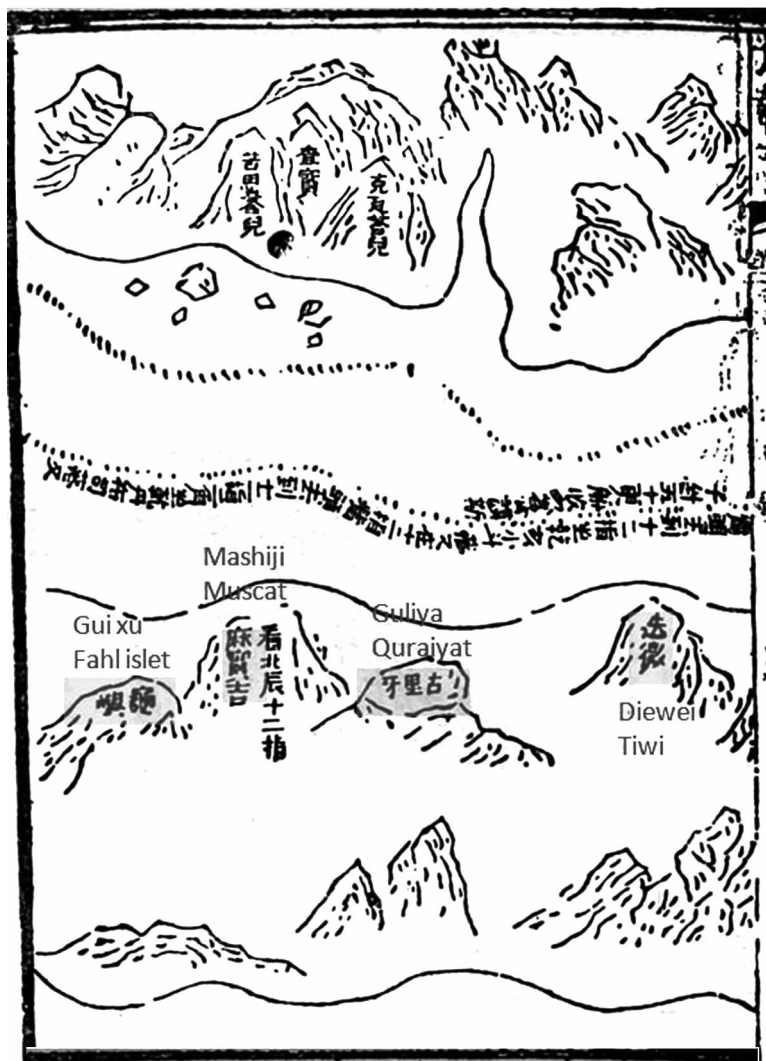


图5 《郑和航海图》(局部)

罗懋登插入这些内容是为了取悦他的读者吗? Duyvendak 先生已经提到,这部分反映的情况在另一些地区已经不存在了。^① 在南阿拉伯,特别是在也门,在伊斯兰教创立以前,妇女社会地位比较高。这些传统保留到了伊

① J. J. L. Duyvendak, Desultory Notes on the Hsi-yang chi, *T'oung Pao*, 42 (1953 - 1954), pp. 15 - 17.

俗奉佛。多男，少妇人，故兄弟通室。妇人五夫，则首饰载五角，十夫载十角。男子无兄弟者，则与他人结为昆季，方始得妻，不然终身无妇矣。^①

此两者从内容上看极为相似，这么说罗懋登很可能参考了这一段材料。

结 论

虽然在明代建立以前，阿曼已经被中国的地理学家所了解，但准确的资料是在 1405 年郑和下西洋开始以后才得以汇集。由于这些远航的档案资料在下西洋终止后的几十年中被毁，现存资料十分有限。祖法儿和刺撒给出了很多十分重要的信息，然而对于后者的准确地点，人们还是存有争议。如果我们仔细分析《郑和航海图》，也许可以发现那时的人们对阿曼的了解也已比较深入。

Umani Ports in Chinese Sources

Ralph Kauz

Abstract: Though Uman was already known to Chinese geographers in the pre-Ming period, exact information can be only gathered after the sea expeditions had started in 1405. Due to the fact that most of the archival material of these expeditions was destroyed in later decades of the same dynasty, the sources remain very limited. More substantial information is given from Dhofar and Lasa, whereas the exact location of the latter place remains disputed. Nevertheless we may assume that the information about Uman went much more into depth as we can suggest by scrutinizing the Zheng He's map.

Keywords: Indian Ocean;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Arab; Uman; Zheng He

(执行编辑: 罗焱英)

^① 杜佑《通典》卷 193，中华书局，1988，第 5277 页。